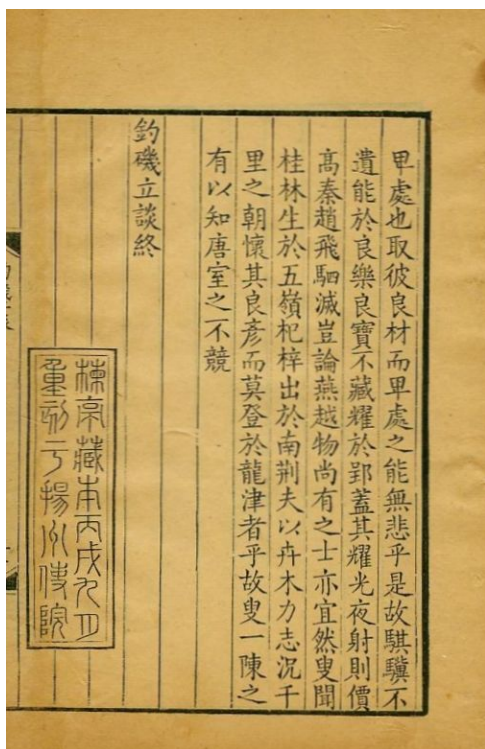


题周启晋先生度藏旧抄本《钓矶立谈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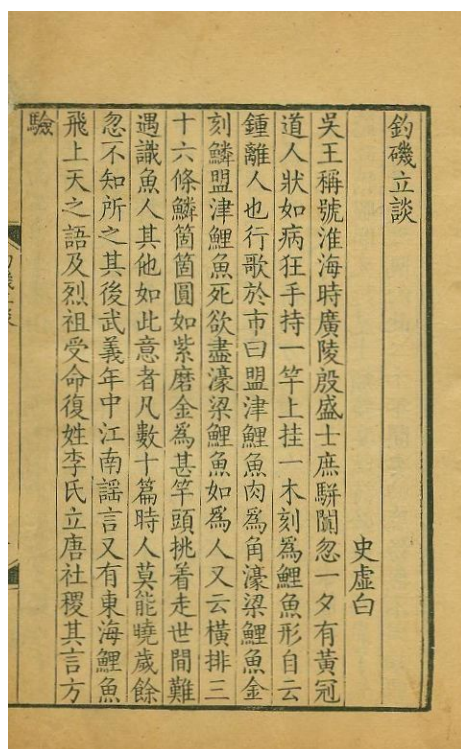
辛 德勇

南唐旧臣史虚白子某撰《钓矶立谈》，杂述南唐轶事一百二十馀则。是书卷首作者自序标题之下，添有后人批注云：“南唐兴废，尽在是矣。”似此夸耀，殊失体统，但清人吴任臣著《十国春秋》、彭元瑞作《五代史记注》、周在浚撰述《南唐书注》，均多取材于此，其史料价值，自然不容轻视。

此书初著录于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伪史类下，盖在南宋时即有刊本流布。昔清廷修纂《四库全书》，据“叶林宗从钱曾家宋刻抄出”者著录，而《四库提要》称原本“后题‘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’”注记，自属宋槧无疑。惟钱遵王《读书敏求记》著录此书，依例并未标注版本，《述古堂书目》乃谓系以抄本入藏，事显蹊跷。无独有偶，何义门弟何焯号小山者，尝谓“《钓矶立谈》，往见昆山徐司寇大字宋本，纸刻精好”（见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卷末所附题跋），而通行徐乾学《传是楼宋元板书目》未见著录，其《传是楼书目》亦同样仅载有一部抄本。何以至此，俱无从究诘。



《棟亭十二种》本《钓矶立谈》末页



《棟亭十二种》本《钓矶立谈》首页

宋刻《钓矶立谈》，固属稀世珍品，实则当明清之际，即便是明人翻刻本，亦未见流传。据毛扆《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》著录，雄豪如虞山毛氏，当日所得，不过抄本而已，寻常学人，寓目之难，可想而知。正是鉴于这一情况，康熙四十五年，曹寅在扬州使院主持刊刻《全唐诗》时，利用公帑充裕以致良工凑集之大好时机，梓行《棟亭十二种》，收入此书，使其

重新流通于世，于研治五代史事，助益良多。棟亭此本，镌字一如《全唐诗》体式，精楷写刻，至善无俦，惟以宋刊原本世所罕觐，其付梓底本，当亦出自辗转传抄，文字颇有脱漏错谬，此则曹氏所不得已者。

迨乾隆四十三年，钱塘鲍氏在所刻《知不足斋丛书》中复收录此书，所据底本，系毛氏汲古阁旧抄，“凡殷、徵、桓、構、惇、廓等字俱讳末笔，一仍宋刻之旧”。此抄本收藏于长洲吴翌凤古欢堂中，吴氏据此“就曹本详加讎勘，补录自序一首，脱简二翻，订其缺误，复数百字，顿还旧观”。鲍氏称“既赏毛本之佳，益惜曹刻之陋”，因依吴氏所校，版刻印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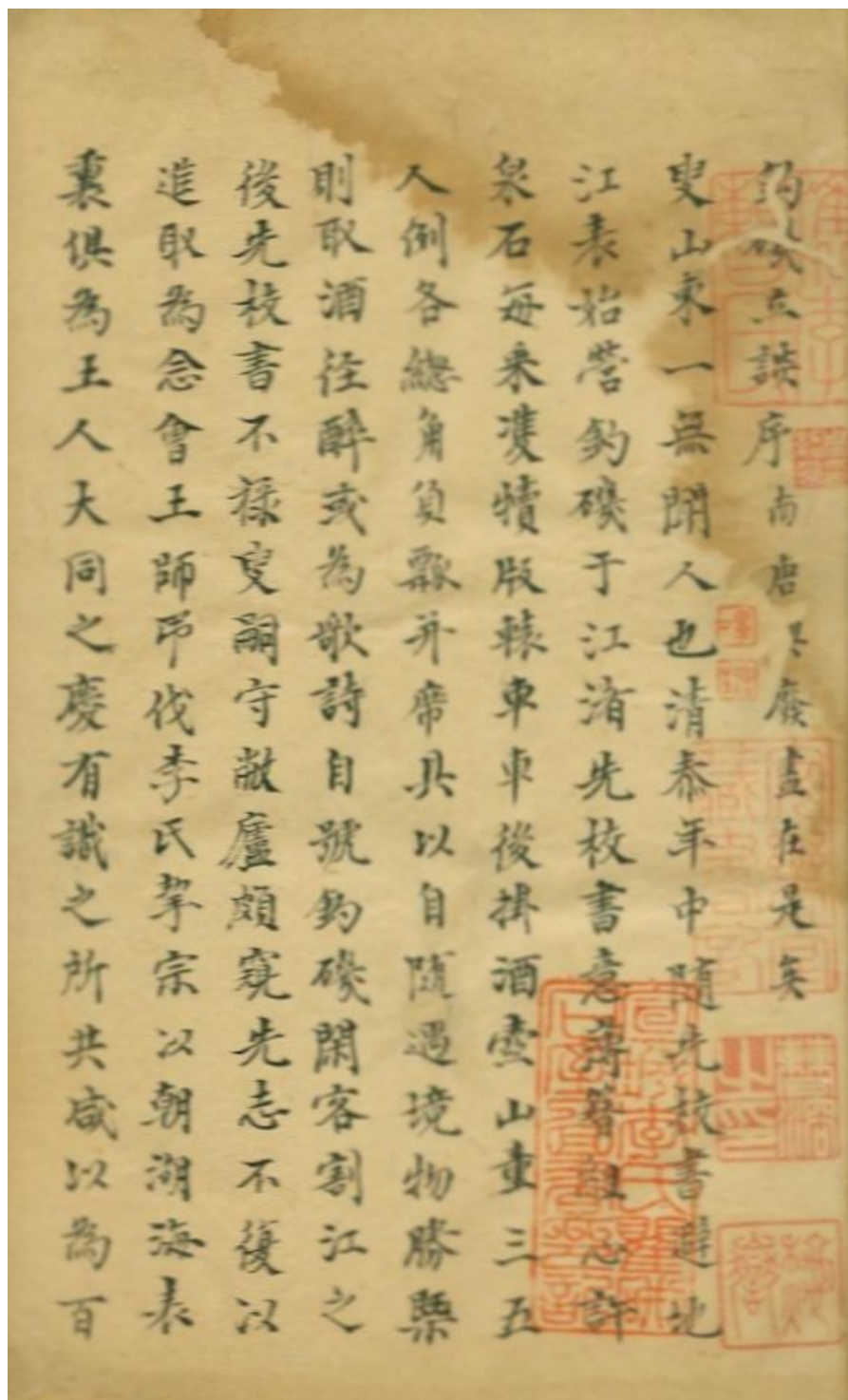
中华书局影印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《鈞硯立談》

单纯就其内容而言，今行世《鈞硯立談》印本，自以鲍氏所刻最佳，惟时代既近，印本且多，加之系以寻常方体字上版，从古籍收藏角度来看，似尚不足珍重。钱、徐两家当年所藏宋本，下落何在，非无学寡闻如余者所知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载录大陆公藏之曹、鲍重刻以前传本，仅国家图书馆藏有两部抄本，一题清初影宋抄本，一为康熙元年王乃昭氏抄本，而后者系周叔弢先生旧藏，附有弢翁题跋，《自庄严堪善本书目》亦有著录。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记此影宋抄本为九行十八字，今周启晋先生此本虽是素纸写录，未尝施以栏线，但行款与之完全相同，文字内容，则一如鲍氏刻本，完整无缺，故知应或直接或间接出自同一赵宋旧刻，尚可依稀踪迹宋本面目，且书中“玄”字未加讳改，自当早于弢翁早年捐赠于国家书藏之康熙元年抄本，而足以与所谓影宋抄本并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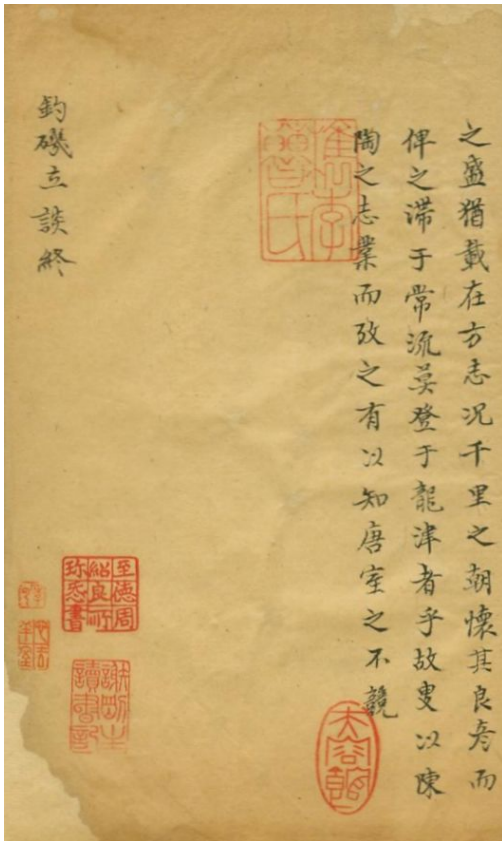
启晋先生此本，属尊公绍良先生遗物，书中除“周绍良印”、“至德周绍良所珍爱书”以及“蠹斋”诸印章外，另钤有“国桢藏书”与“谢刚主读书记”朱记，应是谢国桢先生寓目时所加，因刚主先生曾授读于绍良先生，两人间别有一番因缘，而审视卷端所钤“周弢翁”白文汉隶玺印，则知此本初时亦为弢翁所得。

追溯此书传承脉络，知其入藏周家，亦非偶然。此本首页作者自序上端及卷末俱钤有“携李曹氏”朱文印记，首页下端钤“曹溶之印”白文方印和“秋嶽”朱文方印，知原属明清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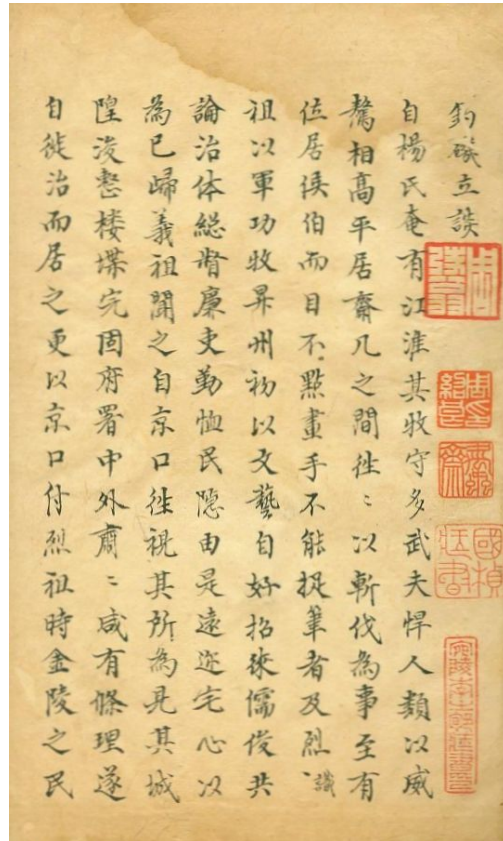
大藏书家曹溶藏品，甚至更有可能就是由曹家抄录。盖曹氏抄书，本是古代藏书家之间一段特别的佳话，其《惕静堂流通古书约》倡议雅有同好者相互借抄稀见秘本，对保存流通古籍，为功殊多，此本或即其中一件实物。曹氏身后，此书流入怡亲王府，故卷首留有“安乐堂藏书记”朱文长方印章。至清末，复转入李之郇手中，留下了“宣城李氏瞿硎石室图书印记”、“宛陵李之郇藏书印”等藏书图记。诚可谓出入名门，流传有绪，而近数十载间天地动荡，书厄叠生，周家祖孙三代，能够宝藏不失，尤属吉祥幸事，可喜可贺。



周启晋先生藏《钓矶立谈》序文首页



周启晋先生藏《钓矶立谈》末页



周启晋先生藏《钓矶立谈》正文首页

庚寅秋日，东胡辛德勇谨遵启晋先生之嘱，漫书所知闻者如上。

2010年8月15日记

刊《藏书家》第17辑，齐鲁书社，2013年8月